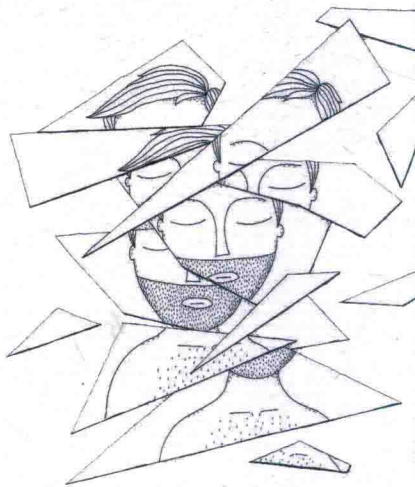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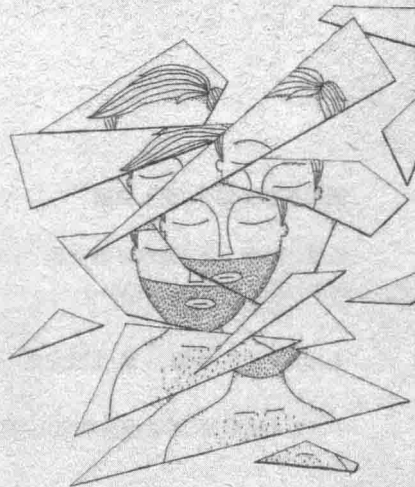
沉默、坚硬， 还有悲伤

塞壬——著



那些声音即便是在梦中也无法消散
——它们循着我的气味追逐着我
最后进入了梦境
它们杂芜，狰狞，像一道道利器

致密的夜和孤独袭来，我无从抗拒，并放弃言说和表达，双目紧闭，双唇紧闭。我无需看见和倾听，无需光和色彩。我服从这黑夜的深水，紧抱着自己瘦小的肉身，向更深的深处沉下去。



沉默、坚硬， 还有悲伤

塞壬——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AI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默、坚硬，还有悲伤 / 塞壬著. -- 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2019.6
ISBN 978-7-5500-2256-0

I. ①沉… II. ①塞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28835号

沉默、坚硬，还有悲伤

塞 壬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赵 霞 凌 云
书籍设计	黄敏俊
制 作	周璐敏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 I 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 15
版 次	2019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186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256-0
定 价	36.0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9-33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自序

出选集人似乎更加激动了。仿佛是，一个女儿嫁了两回，又收了一回彩礼。总想着，上一回的诸多遗憾，这次都要弥补上。可是仔细一想，无论哪一本书，再看，我其实是没有遗憾的。也算是敝帚自珍吧。

文章能出版第二回，我想，那一定是有人太喜欢它们了。很多年前，我在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里工作，单位的报纸副刊常发我的稿子，编辑就特别喜欢我的文字，喜欢到一篇文章给我发两回。要知道，报纸发重稿是重大的失误，是要受罚的。然而对她来说，受罚可能还是有点重要，要不然，她可能会给我发三回了。我常这样寻思着。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再也没有碰到一个为我发重稿的人，如果这本选集的出版算是一个的话，我深知这样的事，这样的人，是我人生的宝藏。

我把它命名为《沉默、坚硬，还有悲伤》，这几个字其实是我写作的底色。写了这么些年，我写不了甜的东西，我文字的性格是硬的，烈的，同时也是悲伤的。稍纵即逝的欢欣，挥之不去的阴翳，那个不甘、不服、不驯的女人，即使你看到了她的坚硬与强大，但你感受最深的还是她的孤独与悲伤。那就是，你看到了她的弱，却不会认为她真的弱。

所以，在我人生的低谷，我听到有人跟我说，你这个女人，即使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，我也不会怜悯你的。这句话，正确的理解是，

只有服软的人才会有被人怜悯的资格。这不有趣吗？

那些激烈的人和事都渐行渐远了，说到底，还是因为我觉得“这一切都有趣”的这种态度。现在看，这是有害的。我应该睚眦必报，针锋相对，耿耿于怀，应该锱铢必较，快意恩仇。一个人一旦佛性起来才是最可怕的。没有执念，没有大争之心，那写出的文章估计也没什么可看的了。

所以，我还是“沉默、坚硬，还有悲伤”吧。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|
| 1 | 自 序 |
| 3 | 悲 迂 |
| 21 | 托养所手记 |
| 38 | 转 身 |
| 51 | 祖母即将死去 |
| 73 | 匿名者 |
| 89 | 耻 |
| 106 | 声 器 |
| 115 | 哭孩子 |
| 123 | 下落不明的生活 |
| 127 | 夜晚的病 |

130	月末的广深线
134	南方的睡眠
138	南方没有四季
142	消 失
158	羊
172	隐秘的汇合
180	在镇里飞
191	合租手记
204	沉默、坚硬，还有悲伤
212	1985年的洛丽塔
226	爱着你的苦难
230	暗处行走的水
233	塞壬谈散文

悲 迂

那些久远的时光被岁月的尘埃覆盖，往事已矣，还有谁愿意去回忆西塞，还有谁会唱起悲迂？我的西塞，钢铁取代了水稻，工业和城市，开启了它的时代。偶尔午夜梦回，我依稀记得有人站在梦境的甬道深处唱。如诉如泣，激越，哀婉，百转千回，有咯血般的痛楚。梦的可怕就在于，醒来之后，它还在持续，我认出了那个女子，楚剧的青衣，当她跟我一对视，梦就倏然醒了，她的脸碎裂般地消失，迅不可捉，临去甩袖一瞥，桃花带泪，留存在我的记忆里。多少年了，我身上潜伏了一种奇怪的性情，每当欣喜或大悲，我必发声，我发出楚剧的悲迂，自编唱词，拈着手指，媚眼如丝，婉转身段，一个人用湖北楚地的悲腔抒发我如痴的癫狂。很本能的，我还会发出锣鼓的引子，咣起咣起咣起咣起，咣咣切——小旦急促的碎步，比手一亮相，充沛的中气，开大口，高亢地，裂帛般地哭诉这属于我人生中极为难得的狂欢。这样的淋漓难以言表，但它有强烈的排它性，无法与人分享。然而，今天我要说，不光我，在我的出生地西塞，那个地方的人们，多少年来一直传承着这古怪的性情特质。它像一个胎记，烙在我们身上。有时，我仔细地端详它，像凝视祖辈们那古老的魂灵，是因

了什么，一定要用哭一般的悲迓来表达这人生的喜悦与哀愁？

离开西塞十几年，在广东，我说一口乡音浓厚的普通话。一些字的发音，是普通话所没有的。“悲迓”的“迓”，楚地发音并不念“y à”，而是一种略带鼻音，舌尖顶上颚，果断地发出的一个喉音，去声，短促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我先前疑心没有这个字，但觉得不可能，只要有关于湖北楚剧的文字，就一定会涉及“悲迓”二字，没有悲迓，楚剧就没有了灵魂。我在网上找到了这“悲迓”二字，关于它的说明却非常让人遗憾：“楚剧唱腔的一种，主要表达人物内心悲伤凄凉的情感。”这样的说明是一个说话机器发出的，它不相干地附在悲迓的面上，捂住了它的灵魂那炽热的颤栗与剧烈的抖动，蒙着它所有的光，把它与其他四类唱腔并列，没有赋予它应有的尊贵与华彩。对于一个楚人来说，长歌当哭，我无需为悲迓争辩，它无可争议地成为楚剧最美的部分。然而，当我写下“悲迓”，却并不是想对外省人做一个普及，更不是为了拯救渐行渐远、已走向没落与衰败的楚剧。当我朝着越来越深的岁月走去，一路上，丢失的东西太多，而固执留存在生命里的东西让我心存疑惑，虽然这里面没有刻意的成份，当某种性情特质病痼一般地存在，我深信我对它的依赖程度。我先是丢掉了工人出身的本原质朴，接着丢掉了来自小地方那种特有的怯懦与卑微感，最终我丢掉了楚人的血性与狂狷，包括骨头的铁质和言词的气壮。为什么这悲迓却伴我至今，它为什么没有被丢掉？我想起十几年前，南下的火车，闷热的车厢里，一个人只身去广州谋生，在两头切断的时空里，未来无着，孤独伶仃的感觉浸透了那样一个夜晚，我抱紧自己，心里反复有悲迓在唱：“从此就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，从此就是一个人……”悲迓的颤音，字字泣泪，如在耳，想来竟一语成谶。一路走来我毫无察觉，仿佛与生俱来，当我再次审视一直伴

我多年的悲逝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这条隐藏在性情暗处的特质，是一个人最真实的表情，带着酡红的醉意，踟蹰地高蹈在隐秘的世界里，完成一个人的自恋与抒情，以及我耻于提及的孤独感，是不是可以认为，我后来开始的写作生涯是悲逝的另一种存在？唯一的一次，我居然当众在醉后唱了这悲逝，“塞壬，昨晚你那唱的是什么，那么怪异的腔调？像是哭诉一般……”有人事后这么问。我素来在公开场合不多话，给人的印象是拘谨而怯懦，这样的失态实为罕见，我全然不知道人家敛声静气地听我唱：“春天过去了，又一个春天过去了，亲爱的，等你老了没人要的时候，你就是我的了，就是我的了……”这个非著名的事件，成为了朋友圈中的一个笑料。然而，我深信，只要听我唱过悲逝的人，面对那种从灵魂发出的声音，一定会为之动容，那是怎样的心如刀割啊。去年端午节的一个晚上，这伴我多年的悲逝忽然在南方的某个时刻遭遇意想不到的应和，它在我内心迅速被擦亮，啊，这是一种隐秘的汇合，以至于我在那一瞬间有了轻微的眩晕感，那种从头顶一直往下浇灌的凛冽，那种逶迤而来顺着我的秘密气脉直抵内心深处的奇妙感，让我惊呼：啊，这是谁在那儿唱，这是谁在唱？

在南方遭遇悲逝，这是我从未想过的。端午节那天晚上，我去东莞一个工业园做采访——你的故乡如何过端午节？带着这样一个无聊且毫无新意的采访命题，我坐在了工业园广场的小舞台下面。主办方组织了一台晚会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在这小小的舞台表演家乡过端午节，小品，戏曲，舞蹈，说唱，气氛非常好。在中场的光景，主持人没有报幕，帷幕忽然缓缓拉开，一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子跌跌撞撞碎步奔到舞台中间，舞台苍白的灯光打在她清瘦的脸上，看不清眉目，但我看她形体的表情，已知道她满目含悲，长舒广袖的臂腕，一

回头，一跺脚，又跌撞疾走半圈，启唇唱道：

“列位君子啊，泪湿衣袖，赵琼瑶牵小弟跌跪街头，奴本是川东人书香之后，父母慈儿女孝欢度春秋，恨大伯赵炳南如同禽兽，为霸产施毒计把父的命谋，炳南贼他怕把阴谋泄露，将父尸抛下重台说是酒醉坠楼。乳妈娘知隐情如实倾吐，无奈何奔河南把青天来求，包大人遭革贬我又落虎口，含冤女反成了阶下之囚……”

这是楚剧《四下河南》中著名的悲迓唱腔，我非常熟悉……我说熟悉，却一时间对这样的熟悉却有一种一言难尽的复杂心理。台上这女子，她开腔那句“列位君子啊……”在瞬间就摄住了我，滥熟的剧情，显然我对剧中赵琼瑶的故事根本就毫无兴趣，那苦命含冤的美丽女子，于我，早已转化成对悲迓审美最精微的把玩，这个女子，她非常清楚在这段悲迓应该表现什么，对于年年都唱的曲目，楚人对剧情不再关注，她要表现的当然不是剧中赵琼瑶的悲情命运，而是——她个人，作为女子应该表现出个人的女性魅力。楚人捧角，定捧悲迓的角，捧的是这个女子表现出怎样的个人气质。她开腔的那一句，在渗血的颤音里，是一种极尽妩媚的撒娇，她的眉眼，身段，是楚人已败坏或者说已偏离了的审美——在悲迓里迷恋风月，迷恋蚀骨的色情味道。我觉得很多国人在对《西厢记》《牡丹亭》这类戏曲的欣赏把玩中，也伴有这类颓艳的审美情愫。也许只有我才看得出来，台上的女子，她唱得很骚。也就是说，她深谙此道，把悲伤唱出一种甜味，去抚摸受众被惯坏的听觉味蕾。只是在广东，没有人了解这样的风情。她摄住我的，是因为，她的唱腔、身段气质非常像我前面提到过的，在我梦中出现过的那个女子。我的堂姐祝生。以致我恍忽间惊叫：那是谁在唱？

晚会散了，我顺利地约到了她，给她做一个简短的采访。我这才

看清她的样子，一张清秀的刮骨脸，澄澈的单眼皮眼睛，鼻梁上撒有细密的淡雀斑，抿着的唇线稍微向下，略略的苦相，眼睛看生人，匆匆一瞥，就迅速耷下眼皮，想掩饰自己的拘谨。这气质毫无半点风骚风情的味道，我深知，这样的人，只要进入表演，她就是另一个人，她骨子里藏有一个妖魔。湖北老乡本是意料之中，如果说在东莞听到楚剧的悲返让我吃惊，但听这女子的陈述后，我竟激动地抓住了她的双手，在广东十一年，我从未遇到过如此近的老乡，她居然是我邻村肖姓家的姑娘，两隔壁，跟我们黄姓村庄只隔着两三个橘园，啊，只是西塞的橘园在多年前就全被铲平了，那里，现在是一排排竖着烟囱的炼钢厂房。肖青衣，有意味的名字，27岁，在东莞一家五金机械厂打工。见我是故乡人，她也回应了同样的热情。我清楚的是，肖家是楚剧的世家，曾祖父是唱武生的，演白袍将的薛仁贵得名，名噪一方。只是跟我家一样，现在几乎没有人再唱戏了。她的戏自然来自家族的传承，我问她，为什么还要坚持唱这楚剧的悲返？回答让我很震惊：为了赚钱呀。这句话从她嘴里说出来竟那样理直气壮，还明显带有一股鄙夷的神气。唱悲返赚钱？那是谁在花钱听楚剧呢？我印象里，悲返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多年了。它现在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着？我丝毫不认为唱悲返赚钱太过形而下，尽管这一回答已颠覆了我对她的那种诸如梦想、传承以及灵魂诉求之类的文艺期许，我在瞬间意识到，我跟她气息不对，是我太矫情了。采访变得索然起来，在得知她是邻村肖家的姑娘之后，我就先用西塞方言跟她说话，这是我只有在春节回家时才有机会讲的一种语言。在异乡，在那样一个夜晚，它的每一个音节都生涩得让人惊讶，这是从未有过的。果然，气氛一下子热络了，她兴奋地问东问西，做记者能赚很多钱吧，多少钱一个月，你在东莞买房了吗，你用的是苹果手机哦，把你的电话告诉我吧……

我微笑地看着她，交谈已经被话多的她引到了这样的方向，虽然我已没有了兴趣跟她聊起西塞，更不愿意再跟她谈起悲迳，但仅仅凭她是会唱悲迳的肖家姑娘，就凭这个，我就愿意紧紧地拥抱着她。

二

那晚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肖青衣的音讯了。直到年关的时候，我突然接到了她的一个电话，那边大口地喘气：“大记者，我是肖青衣呐。”是西塞方言，这是唯一的识别系统。“我还没有买到火车票，过年回不了家啦，你能帮我买到火车票吗？”因为报社每年有为员工团购火车票的福利，我一口应承下来。她一定没有想到我答应得那么爽快，这么迟打电话来求助，想必是对我不抱什么希望了吧，试探一下而已。我深知买一张火车票有多难，中国的春运，让太多的人过年回不了家，让从不下雪的南方比冰天雪地的家乡更加寒冷。我们约好地点见面，我把票交给了她。谁知，她并没有开口道谢，只巴巴地望着我，劈头来一句：“我答应了两个老乡，说我能帮她们买到火车票……大记者你……”

我被噎得一句话说不出来。半年多过去了，她竟胖了些，两腮的咬肌丰满有力，向下垂的唇线显出一股蛮横的狠劲儿来，见我不作声，她突然大笑起来，那笑声很放肆，仿佛在说，要是你买不到，就当我说过——这就是我们身在异乡的人，常常说起的那种专坑自己的老乡。一旦沾上，牛皮癬般甩不掉，一般来讲，被老乡在背后捅一刀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。显然，这个肖青衣是个顽劣的泼主，在此之前，我曾遭遇过湖北老乡借钱不还，在我处落脚临走时顺便摸走我的现金和手机；还有一个老乡，我介绍她到我公司上班，不到两个月，她因抢别人的单被炒，不甘心，竟然在公司内部网群发邮件揭发我利

用职务之便，介绍自己的亲戚和老乡到公司各部门就职，并在公司拉帮结派，形成所谓的湖北帮……这么多年，我在广东经历的事情凶险的太多，我已强大到对这类小小的绊子毫无戒心的境地，我知道这些都伤不了我，是啊，似乎是，越来越多的东西已经伤不了我了。比如……我的邻村的会唱悲逝的肖家姑娘，如果她真的在背后捅我一刀的话。

我是一定会让她达成所愿的。她乐得围着我转了一圈，双手打着拱，朗声用楚剧道白：青衣谢过了——那“了”字长长的拖音，无限柔媚，风情婉转，仿佛被另一个人附了身，我不惊一怔，正欲脱口说出一个名字，她已消失在人群中了。

四个人在农历的腊月二十九回的家。绿皮火车上一路的琐碎、无聊以及肖青衣其人的极品、奇葩特质暂且不表。但我获知了一个重要的信息，肖青衣说她将在大年初四去市文化广场唱戏，有专人请，说是春节这一趟可以赚足两万块钱。我非常好奇，楚剧现在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呢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迷恋悲逝？回到家，我们的西塞早已改成了街道办事处，二十年前，我们的稻田被钢渣和煤灰填平，大片大片的橘园被推土机隆隆铲除，我们的土地和家园上盖起了一排排竖烟囱的厂房，那里夜以继日地在冶炼钢铁！我们裸身——一夜之间从农民变成了工人，住进了钢厂给盖的职工宿舍楼。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件，“农转非”，这具有魔力的三个字改变了我们的阶级身份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所有的人都陷入了难以言表的狂喜中，对农民的厌弃，对土地的厌弃是那样露骨——我的两个表哥几乎同时甩掉了农村户口的未婚妻。城市，城市，这几乎让人晕厥的天堂，梦想之舟载着我们向那里飞驰过去，没有一个人回望、眷念或者伤感。成为城市的一部分，我们那样义无反顾，那样彻底和决绝。二十年过去了，当我审视

“城市化进程”这个新名词，我发现，太多根植于记忆的东西已渐渐模糊起来，它们将被历史掩埋，甚至是，它们——从未存在过。当我回望，乡村在汹涌的狂欢中崩塌，田地、水稻还有橘林淡出了我们的视野，悲迓的声音也细瘦下去，渐行渐远。我们穿上蓝色的工装，扣上红色安全帽，脖子上系着白色毛巾，与钢铁为伍，在炉前开启骄傲的人生。我记得搬进楼房的那一天，西塞唱了三天大戏，在大院搭的台，请的是省里的楚剧团，这样的时刻，西塞人需要在悲迓那哀怨、悲凄的婉转哭腔里感受一种精神的愉悦和抚弄，反复挑剔省剧团的演员一个眼神，一个转身，一个兰花指是否到位，精微，细致的把玩，宠溺着那已败坏的品位与审美。啊，唱秦香莲的，真是个妖精哪，小腰身扭得真好，那一声声的冤哪，直把人的骨头都喊酥，喊化了去。毕竟是省里的专业剧团，果然是比自家的草台班子好，印象中，那几乎是唱的最好的一场戏了。夜幕下，湛蓝的天空，月华如缎，星星眨着眼，清朗无风的夜，空气纯净得没有一丁点渣子。台下是一片痴迷的哑寂，男人女人伸长脖颈，张着嘴，灵魂出窍。那台上唱尽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生死爱恋，一个个都疯了般，尽显魔态，那悲迓哭得足以裂石，长长的水袖，直舞得人肝肠寸断，“忽听得南天门鼓乐声，午时不到就问斩，天罗地网逃也难，难舍董郎上御道……”无人不晓的《天仙配》，唱了多少年，滥熟的唱腔，在那样一个夜晚，却如同第一次听闻，空气稀薄得仿佛一点就着，人们紧紧屏住的呼吸被崩在一根极细的弦上，仿佛只要一断，人群的意志就会瘫软、崩溃。后来，我无数次地回忆起那场戏，我意识到，悲迓在向我们慢慢告别，那最后盛大的谢幕，随着我们即将成为城市人，那一声声如诉如泣的悲迓为我们画上了句号。在以后的二十年里，我不知道，人们是如何强忍着不断发作的戏瘾，如何在梦里一遍又一遍回味唱悲迓的那些个

小妖精。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，需要漫长漫长的岁月，甚至需要几代人潜移默化的濡染和浸润，才能彻底洗净骨头里、血液里的泥土的气息。而悲逝就是卡在我们通往城市精神之路的一根鱼刺。在最初的时刻，每往前一步，它都会让人隐隐作痛。我知道，直到有一天，这样的痛会彻底消失。

我以为现在已接近消失了。大年初三晚，肖青衣来电说，明天上午10点在文化广场楚韵阁茶馆开唱，请我准时到达。啊，我有多少年没有看过楚剧了，十几年了吧。在广东，我倒是应邀去看了几场粤剧，但几乎每场都中途离开了，我进入不了，甚至连粤语，我依然无法发出一个音节，面对我刻意拒绝广东话的指责，我只能沉默着，我知道我身体里关于楚人的气息与血性已越来越少，我什么也守不住。窗外开始下雪，祠堂的祭祀渐次散去，故乡的年味，在肃穆庄重的祝福声里反复将我熏染与濯洗，我的耳根与心眼，在此时愈发洁净。我精心地为肖青衣封了一个红包，明天她就要在台上释放她身体里的那个妖精了。唱的是《断桥》，开句应该是：小青妹慢举龙泉宝剑哪……恍惚间，我的脑中映出了我的堂姐祝生舞袖疾奔于台前的情景。祝生死了几十年了，在她那薄薄的命里，与我映照的，是一句很绝的话：小女子口吐鲜血，气绝身亡。这句话，是我不敢正视的。那是一双凌厉的，利剑般直摄灵魂深处的不死之眼，我时常能感受到它灼热的注视。是的，我没有决绝之勇。我在妥协中苟安。

初四的那天早上，天放晴了，雪光刺得人睁不开眼，窗前有鸟弹落枝上的雪花。去看戏，得盛装，跟旧时女子一样，怀着小心事，去戏场相中如意郎君，少女时代，我印象中的戏场，从未缺席过后生们为姑娘打架的野事和艳事。但我此番去，似乎是出于好奇，我放下了狐皮大衣，换了件大红的羽绒服，驱车赶往文化广场。

楚韵阁装修得古色古香，木屏风半开，迎面的吧台站着两个着中式小袄的姑娘，盘着头，满目含春，对前来的每一个客人都点头问新年好，然后验票。我报出了姓名，两个姑娘笑着对我说，黄小姐请。我径直往里走，掀开一个珠帘，四下一看，开放式的茶座格局，四人围坐木几，茶点、水果装盘，人声喧哗，人们在笑声中道着新年好。我抬眼一看，好一个精致小巧的戏台，琴师与掌板已就座，他们调试着胡琴，或在耳语，暗红的长绒幕闭着，中间挂着一张不大的海报，写着今日演出的曲目。我无处落座，没有找到一个熟识的人，我一下子就发现，人群里，没有年轻的脸，没有青春的身姿。我看到了皱纹、白发和臃肿的体形，各地很偏的地方口音在这里交汇，我努力地寻找西塞口音，然而却没有。我忽然明白了，城市周边县、镇区的戏迷涌到了这里，他们的身上，依然有着浓厚的乡镇气息，很多人是大老远地赶来的，穿着丑陋而厚重的仿皮鞋，鞋底沾满了从乡村带来的黄色泥浆，口音很冲，无遮拦，大着嗓门拉家常，仿佛置身于集贸市场。为了看戏，刻意穿的新衣，裤子新烫的折痕笔直而僵硬，笑容里，有一种朽木逢春的欣喜，非常纯净。他们也只有在过年才奢侈一回——花钱看戏吧。即便此时有着这么好的人气，但楚剧的没落几乎是定局。这群步入老年的农民应该是楚剧最后的拥趸者。我扫了一眼戏台，楚剧的命运本身就是一曲悲诞啊。

帷幕很快就拉开了，掌板急促地响起，这次肖青衣是扮上的，一身白衣，从侧边倒步背对观众踉跄到台中，原来是演《断桥》的全折，小青和许仙也上场。肖青衣转过脸来，半遮袖唱道：在金山只杀得心惊胆破——只消一句，我就知道她被妖魔附了体，口吐莺声，娇滴滴，身段婉转风流，字字带泪，顾盼间，早把那看戏的人魂魄都勾了去。这样的商业演出，她似乎更卖力了，把她的妖媚发挥得淋漓尽致